

乐器演奏的三个“方面军”

舒泽池

乐器演奏，就是中国老百姓熟知的“吹拉弹唱”的前三个字，是音乐实践中的非常重要的内容。

三个“方面军”当然是个比喻。就是说，你哪怕是要演奏好一首小曲子，都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能力，以及这些能力的均衡发展，以及相互融合。

为了方便，我这里只说演奏钢琴。

第一个“方面军”，手指，但是音乐上说的“手指”不同于体育，包括手指的力量和灵敏，还包括了手腕和手臂，更重要的，还有“时间艺术”规定的要求极为严苛的时间要素，以及横向和纵向的的对比与平衡。弹琴不练手指显然是不行的，但是现今不少老师单纯机械的手指练习显然也是不行的。脱离了音乐的手指练习，就看隔壁“体育”能不能收容吧，“音乐”反正是不要的。

第二个“方面军”，耳朵，准确一点说并不是耳朵这个器官的长相，而是“听觉”。音乐的第一特性也就是基本特性是“听觉艺术”，很奇怪在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势力要否认或者拖离（不是错字，是拖着离开）。借用一句“理论”的话：听觉是演奏的“出发点和归宿”。

“出发点”是演奏开始设定的目标，是通过内心听觉来实现的，时髦的话叫做“目标导向”（其实是个常识，你做菜之前一定要知道是要做“鱼香肉丝”还是“盐焗鸡”，完全不一样的是吧？）“归宿”是你对于演奏的结果的期望和鉴定（同样是常识，“美食家”是干这个的，尽管有时他不大会做菜）。简而言之，一切以听觉为标准，一切以听觉为指引。对于演奏家，应是“大厨师”和“美食家”的功夫兼而有之。

第三个“方面军”，是大脑。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，弹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众多因素无论调用或协调，都是很不容易的，也是无论猫咪、大猩猩或是“AI”都不可能完成的，但是一个几岁的孩童可以完成，并非一定要精通乐理和“具身认知”。根据我的感受，钢琴家的大脑确实是与众不同，一首乐曲的演奏（更不用说是一场音乐会，甚至是一场四个多小时的音乐会），全部过程、全部细节全在大脑掌控之中，其功能不亚于一场大战的司令部！还不仅于此，音乐是要有“魂”的，也就是表达人的精神、人的情感，这是不能够用科学、技术来解释和实现，更是猫咪、大猩猩和“AI”永远不可能企及的！

没有手当不了钢琴家（历史上几位独臂钢琴家，作曲家为他单独创作了单手协奏曲），没有听觉当不了钢琴家（成年后失聪的作曲家，强大的内心听觉作了一定的替代），至于脑子不灵的、类似于白痴还

能当钢琴家的，恕我无知，就不知道有没有了。

所以，要当钢琴家，就应该在这三个方面都努力，都有非凡的能力。至于哪个更重要，不能一概而论，要因人而异，因时而论，甚至因曲而论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，弹一首小小的曲子，也要调动“三个方面军”？毛主席说过一段话，大意是说要做好一件事情，必须先要懂得这件事的“情形”，“性质”，以及“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”，否则就做不好，这里说了三个要点：情形，性质，关联。应用在音乐上，概括起来一句话，就是必须遵从音乐的本性。在这方面我们的老祖宗是很厉害的，两千年前的中国人就说出了“情-言-诗-音-舞”的道理（可参阅我的一篇文章《读鲍元恺引文有感》），说明音乐本身从来就不是单一“维度”（也来套用一句时髦话），所以乐器的演奏也不是单一“维度”，我这里说了三个：手、耳、脑。两千年后有位德国音乐家悟出了“原本性”的道理，说的也是音乐不是单一“维度”，他没有读过中国书，能这样说也是不容易的。好多中国人大概也是没有读过中国书，那也没关系，读一读就是了，不难的；奇异的是有些人非要把“原本性”这三个字绝对化、圣经化，而且以他们自己并不靠谱的解读，把它作为“新里程”的证据，是不是有点偏离音乐的本性啊？这就有点令人费解了。

其实，音乐，尤其是调性音乐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人就必须按照音乐的本来面目来对待他，而不要迷信脱离实际的理论家的花言花语。人类的行为，大概很少有“单一维度”的，不信你给我找找看。

（写于 2024 年 3 月）

COPYLEFT 作品

版权所有 · 自由传播